

欽定後漢書

卷一百零五至一百十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後漢書卷一百五

宋

宣

城

太

守范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賢注

劉袁呂列傳第六十五

劉焉傳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

竟陵今復州縣

魯恭王後也

恭王景帝子名餘

肅宗時徙竟陵為少任州郡以宗室拜郎中

去官居陽城山精學教授舉賢良方正稍遷南陽太守宗正太常時靈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為以為刺

史威輕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輒增暴亂乃建議改置牧伯鎮安方夏清選重臣以居其任為乃陰求為

交趾以避時難議未即行會益州刺史郝儉在政煩擾謠言遠聞而并州刺史張懿涼州刺史耿鄙並為

寇賊所害故焉議得用出焉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

前書任安為監北軍使者

太僕黃琬為豫州牧宗正劉虞為幽州

牧皆以本秩居職州任之重自此而始是時益州賊馬相亦自號黃巾合聚疲役之民數千人先殺綿竹

令

綿竹故城在今益州綿竹縣東

進攻雒縣今益州雒縣殺郝儉又擊蜀郡犍為旬月之間破壞三郡

綿竹及雒屬廣漢郡并蜀郡犍為郡馬相

自稱天子眾至十餘萬人遣兵破巴郡殺郡守趙邵州從事賈龍先領兵數百人在犍為遂糾合吏人攻

相破之龍乃遣吏卒迎焉為到以龍為校尉徙居綿竹龍撫納離叛務行寬惠而陰圖異計沛人張魯母

有姿色兼挾鬼道往來焉家遂任魯以為督義司馬遂與別部司馬張修○劉攽曰案文多下一遂字將兵掩殺漢中

太守蘇固斷絕斜谷殺使者魯既得漢中遂復殺張修而并其眾焉欲立威刑以自尊大乃託以它事殺

州中豪彊十餘人蜀志曰殺王威李權等士民皆怨初平二年譙為太守任岐及賈龍並反攻焉為擊破皆殺之自

此意氣漸盛遂造作乘輿車重千餘乘重輻焉四子範為左中郎將誕治書御史瑋奉車都尉蜀志曰瑋字季玉

並從獻帝在長安唯別部司馬瑁隨焉在益州朝廷使瑋曉譬焉為留瑋不復遣興平元年征西將軍馬

騰與範謀誅李傕為遣叟兵五千助之戰敗漢世謂蜀為叟孔安國注尚書云蜀叟也範及誕並見殺焉既痛二子又遇天火

燒其城府車重延及民家館邑無餘於是徙居成都遂疽發背卒說文曰疽久癰州大吏趙韙等貪瑋溫仁立為

刺史詔書因以瑋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以韙為征東中郎將先是荊州牧劉表表焉僭擬乘輿器服韙

以此遂屯兵胸膈備表胸音蕭膈音如尹反屬蜀郡故城在今夔州雲安縣西也初南陽三輔民數萬戶流入益州焉悉收以為眾名

曰東州兵瑋性柔寬無威略東州人侵暴為民患不能禁制舊士頗有離怨趙韙之在巴中甚得眾心瑋

委之以權韙因人情不輯輯和也乃陰結州中大姓建安五年還共擊瑋蜀郡廣漢譙為皆反應東州人畏

見誅滅乃同心并力為瑋死戰遂破反者進攻建於江州斬之江州縣名屬巴郡今渝州巴縣張魯以瑋闇懦不復承順

璋殺魯母及弟而遣其將龐參等攻魯數爲所破魯部曲多在巴士故以義爲巴郡太守魯因襲取之

遂雄於巴漢十三年曹操自將征荊州璋乃遣使致敬操加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璋因遣別駕從

事張松詣操而操不相接禮松懷恨而還勸璋絕曹氏而結好劉備璋從之十六年璋聞曹操遣兵向

漢中討張魯內懷恐懼松復說璋迎劉備以拒操璋卽遣法正將兵迎備蜀志曰法正字孝直扶風郿人也祖真字喬卿父衍字季謀

璋主簿巴西黃權諫曰蜀志曰權字公衡閬中人也先主取益州諸縣望風景附權閉城堅守領璋稱服乃謂先主主稱尊號將東伐吳權諫先主不從以權爲鎮北將軍督江北軍先主

自在江南吳將陸議乘虛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權不得還故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自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魏文帝謂權曰君舍逆効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

過受劉氏厚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蜀志曰劉備有梟名梟卽今以郃曲遇之則不滿其心以賓客待之

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爲幸何古人之可慕蜀志曰劉備有梟名梟卽今以郃曲遇之則不滿其心以賓客待之

則一國不容二主此非自安之道從事廣漢王累自倒懸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備自江陵馳至涪城涪城故城今綿州城璋率步騎數萬與備會蜀志曰是歲建安十六年張松勸備於會襲璋備不忍明年出屯葭萌松兄廣漢太

守肅懼禍及己乃以松謀白璋收松斬之益郡耆舊傳曰張肅有威儀容貌甚偉松爲人短小放蕩不持節操然識理精果有才幹劉璋遣詣曹公公不甚禮楊修探器

之白公辟松不納修以公所撰兵書示松飲宴之間一省卽便闡誦以此異之勅諸關戍勿復通備大怒還兵擊璋所在戰剋十九年進圍成都

數十日城中有精兵三萬人穀支一年吏民咸欲拒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歲無恩德以加百姓而攻

戰三載肌膚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羣下莫不流涕備遷璋於公安公安今荆州縣歸其財寶

後以病卒蜀志曰先主遷璋于公安南猶佩振威將軍印授明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字公旗初祖父

陵順帝時客於蜀學道鶴鳴山中山在今益州晉原縣南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故謂之米賊

陵傳子衡衡傳於魯魯遂自號師君其來學者初名為鬼卒後號祭酒祭酒各領部眾眾多者名曰理頭

皆校以誠信不聽欺妄有病但令首過而已魏志曰大抵與黃巾相似首音式救反諸祭酒各起義會於路同之亭傳傳音

反懸置米肉以給行旅食者量腹取足過多則鬼能病之犯法者先加三原原免然後行刑不置長吏以

祭酒為理民吏信向典略曰初熹平中妖賊大起漢中有張修為太平道張角為五斗米道太平道師持

不愈則云不信道修法略與角同加施淨室使病人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為姦令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

使都習號姦令為鬼吏主為病人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天著山上其一

埋之地其一沈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人家出米五斗以為常故號五斗米師實無益於療病小人昏

愚競供事之後角被誅修亦亡及魯自在漢中因其人信行修業遂增飾之教使起義舍以米置其中以

止行人又使自隱其小過者當循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朝廷不能討遂就拜魯鎮東中郎將領漢寧太守

月令春夏禁殺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也朝廷不能討遂就拜魯鎮東中郎將領漢寧太守

袁山松書建安二十年置漢寧郡通其貢獻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奔魯者數萬家時人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魯

為漢寧王魯功曹閭諫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四面險固財富土沃上匡天子則為桓文次方寶融不

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執足斬斷遽稱王號必為禍先魯從之魯自在漢川垂三十年聞曹操征之至陽平

周地圖記曰褒谷西北有古陽平魏志曰太祖征魯至關其地在今梁州褒城縣西北也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聽率眾數萬拒關固守陽平關衛拒關堅守操

皮術所之蜀陽平已留將諸將領蜀陽關說曰今以急生其功為經不如且依巴中然後委實功必多

破衛斬之魯聞陽平已陷將稽顙歸降閻圃說曰今以急往其功爲輕不如且依巴中然後委質功必多也於是乃奔南山左右欲悉焚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其意未遂今日之走以避鋒銳非有惡意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安之魯卽與家屬出迎拜鎮南將軍封閻中侯邑萬戶

閻中屬巴郡今隆州縣

將還中國待以客禮封魯五子及閻圃等皆爲列侯魯卒諡曰原侯子富嗣

論曰劉焉觀時方艱先求後亡之所

左傳曰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曰吾聞之生於亂代貴而能貧人無求焉可以後亡

庶乎見幾而作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

夫地廣則驕尊之心生財衍則僭奢之情用

衍饒也

固亦恆人必至之期也璋能開

隘養力守案先圖尙可與歲時推移而遽輸利器靜受流斥

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所謂羊質虎皮見豺則恐吁

哉楊子法言曰羊質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

袁術傳

袁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人司空逢之子也少以俠氣聞數與諸公子飛鷹走狗後頗折節舉孝廉累遷至河南尹虎賁中郎將時董卓將欲廢立以術爲後將軍術畏卓之禍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

英雄記曰咨字子讓潁川人吳麻曰孫堅至南陽咨不給軍糧又不肯見堅欲進兵恐爲後害乃詐得急疾舉軍震惶迎呼巫醫禱祀山川遣所親人說咨言病困欲以兵付咨咨聞之心利

其兵卽將步騎五六百人入營看堅堅與相見無何卒然而起案劍罵咨遂執斬之

引兵從術劉表上術爲南陽太守術又表堅領豫州刺史使率

荊豫之卒擊破董卓於陽人術從兄紹因堅討卓未反遠

○劉攽曰案文衍遠字蓋舊本有以反字爲還者後遂兩存而傳寫之誤乃作遠字或說反是

及字遠是還字本云未及還也

遣其將會稽周昕奪堅豫州術怒擊昕走之紹議欲立劉虞爲帝術好放縱憚立長君託

以公義不肯同積此釁隙遂成乃各外交黨授以相圖謀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豪桀多附於紹術怒

曰羣豎不從吾而從吾家奴乎又與公孫瓚書云紹非袁氏子紹聞大怒初平三年術遣孫堅擊劉表於

襄陽堅戰死公孫瓚使劉備與術合謀共逼紹紹與曹操會擊皆破之四年術引軍入陳留屯封丘黑山

餘賊及匈奴於扶羅等佐術與曹操戰於匡亭大敗術退保雍丘又將其餘衆奔九江殺揚州刺史陳溫

而自領之又兼稱徐州伯李傕入長安欲結術爲援乃授以左將軍假節封陽翟侯初術在南陽戶口尙

數十百萬而不修法度以鈔掠爲資奢恣無厭百姓患之又少見識書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

當塗高者魏也然術自以術及路皆是塗故云應之

又以袁氏出陳爲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

陳大夫轅濞塗袁氏其後也五行火生土故云以黃代赤

遂有

僭逆之謀又聞孫堅得傳國璽

韋昭吳書曰漢室大亂天子北詣河上六璽不自隨掌璽者以授井中孫堅北討董卓頓軍城南詔官署有井每且有五色氣從井中出使人浚井

得漢國玉璽其文曰

受命于天既壽永昌

遂拘堅妻奪之興平二年冬天子播越敗於曹陽術大會羣下因謂曰今海內鼎沸

劉氏微弱吾家四世公輔

袁安爲司空子敞及京京子湯湯子逢並爲司空

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於諸君何如衆莫敢對主簿

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三分天下猶服事殷

國語曰后稷勤周十五代而王毛詩國風序曰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論語

孔子曰三分天下明公雖奔世克昌

孔子曰三分天下

明公雖奔世克昌

齊桓重也詩云不顯亦代又曰克昌厥後孰若有周之盛漢室衰微未至殷紂之微也術

嘿然使召張範範辭疾遣弟承往應之術問曰昔周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

王肅注家語曰言若上陵之漸遠遲

秦失其政

漢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廣士人之衆欲徵福於齊桓

述於高祖可乎承對曰在德不在衆苟能用

德以同天下之欲雖云匹夫霸王可也若陵僭無度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

魏志曰範字公儀承字公先河內人司徒

歎之術不悅自孫堅死子策復領其部曲術遣擊揚州刺史劉繇破之策因據江東策聞術將欲僭號與

書諫曰董卓無道陵虐王室禍加太后暴及弘農天子播越

以豪傑發憤沛然俱起

沛然自恣縱貌也沛音片害反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乃使王人奉命宣明朝恩偃武修文與之更

始然而河北異謀於黑山

謂袁紹爲冀州牧與黑山賊相連

曹操毒被於東徐劉表僭亂於南荆公孫叛逆於朔北正禮

阻兵也

劉繇

玄德爭盟

劉備是以未獲從命藥弓戢戈嘗謂使君與國同規而會是弗恤完然有自取之志

完然自

懼非海內企望之意也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

尚書湯誓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

史記曰

告諸侯曰殷有

重罰不可不伐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以幼

小脅於疆臣異於湯武之時也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

夙早也

而興之則旦與之美率土所望也使君五世相承

安生京生湯湯生逢逢生術凡五代

爲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爲比宜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一百五列傳

四

効忠守節以報王室時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爲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慎可不

孰慮忠言逆耳駭議致憎

駭難也議不同也前書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

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術不納策遂絕之

建安二年因河內張炯符命遂果僭號自稱仲家

仲或作冲

以九江太守爲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乃

遣使以竊號告呂布并爲子聘布女布執術使送許

時獻帝在許

術大怒遣其將張勳橋蕤攻布大敗而還術

又率兵擊陳國誘殺其王寵及相賂俊曹操乃自征之術聞大駭即走渡淮留張勳橋蕤於蕲陽

水經曰蕲陽水出

江夏縣北山鄢元注云即蕲山也西南流經蕲山又南對蕲陽注于大江亦謂之蕲陽口

以拒操操擊破斬蕤而勳退走術兵弱大將死衆情離叛

加天旱歲荒士民凍餒江淮間相食殆盡時舒仲應爲術沛相術以米十萬斛與爲軍糧仲應悉散以給

飢民術聞怒陳兵將斬之仲應曰知當必死故爲之耳寧可以一人之命救百姓於塗炭術下馬牽之曰

仲應足下獨欲享天下重名不與吾共之邪術雖矜名尙奇而天性驕肆尊己陵物及竊僞號淫侈滋甚

朕御數百無不兼羅紈厭梁肉

九州春秋曰司隸屬方女國色也避亂揚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妬其寵結之曰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節泣憂愁必長見

敬重馮氏以爲然後見術輒垂涕術果以有心志益哀之諸婦因是共絞殺之懸之廁梁術賊以爲不得志而死也厚加殯斂焉

自下饑困莫之簡卹於是資實空盡不

能自立四年夏乃燒宮室奔其部曲陳簡雷薄於潯山

潯縣之山也潯今壽州霍山縣也潯音潛

復爲簡等所拒遂大困窮士

卒散走聲聞不知所爲遂歸帝號於紹曰祿去漢室久矣天下提挈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割疆宇此與

周末七國無異唯彊者兼之耳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青冀幽并人戶百萬以彊則莫與爭

大以位則無所比高曹操欲雖扶衰髮微安能續絕運起已滅乎謹歸大命君其興之紹陰然其計術因

欲北至青州從袁譚曹操使劉備微之不得過復走還壽春六月至江亭坐簀牀而歎曰簀第也謂衰術無茵蓆也

乃至是乎因憤慨結病歐血死妻子依故吏廬江太守劉勳魏志曰勳字子臺瑯琊人與太祖有舊為孫策破後自歸太祖封列侯勳自恃與太祖有

宿日驕慢數犯法又孫策破勳復見收視術女入孫權宮子曜仕吳為郎中

論曰天命符驗可得而見未可得而言也然大致受大福者歸於信順乎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自天祐之

夫事不以順雖彊力廣謀不能得也謀不可得之事日失忠信變詐妄生矣况復苟肆行之其以欺天乎

雖假符僭稱歸將安所容哉

呂布傳

呂布字奉先五原九原人也以弓馬饒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為騎都尉原屯河內○劉劭曰案文下原字合在上原字下以

布為主簿甚見親待靈帝崩原受何進召將兵詣洛陽為執金吾會進敗董卓誘布殺原而并其兵卓以

布為騎都尉誓為父子甚愛信之稍遷至中郎將封都亭侯卓自知凶恣每懷猜畏行止常以布自衛嘗

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之布拳捷得免而改容顧謝卓意亦解布由是陰怨於卓卓又使布守中閤而私

與傅婢情通益不自安因往見司徒王允自陳卓幾見殺之狀

幾音祈

時允與尙書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

因以告布使爲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擲戟之時豈有父子

情也布遂許之乃於門刺殺卓事已見卓傳允以布爲奮威將軍假節儀同三司封溫侯允既不赦涼州

人由是卓將李傕等遂相結還攻長安布與傕戰敗乃將數百騎以卓頭繫馬鞍走出武關奔南陽袁術

待之甚厚布自恃殺卓有德袁氏遂恣兵鈔掠術患之布不安復去從張楊於河內時李傕等購募求布

急楊下諸將皆欲圖之布懼謂楊曰與卿州里今見殺其功未必多不如生賣布可大得傕等爵寵楊以

爲然有頃布得走投袁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燕精兵萬餘騎數千匹布常御良馬號曰赤菟能馳城

飛塹

曹瞞傳曰時人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菟

與其健將成廉魏越等數十騎馳突燕陣一日或至三四皆斬首而出連戰

十餘日遂破燕軍布既恃其功更請兵於紹紹不許而將士多暴橫紹患之布不自安因求還洛陽紹聽

之承制使領司隸校尉遣壯士送布而陰使殺之布疑其圖己乃使人鼓箏於帳中潛自遁出夜中兵起

而布已亡紹聞懼爲患募遣追之皆莫敢逼遂歸張楊道經陳留太守張邈遣使迎之相待甚厚臨別把

臂言誓邈字孟卓東平人少以俠聞初辟公府稍遷陳留太守董卓之亂與曹操共舉義兵及袁紹爲盟

主有驕色邈正義責之紹既怨邈且聞與布厚乃令曹操殺邈操不聽然邈心不自安興平元年曹操東

擊關謙令其將武陽人陳宮屯京郡

典略曰陳宮字公臺東郡人也剛直烈壯少與楊內知名之士皆宮連結及天下亂始隨太祖後自疑乃從呂布爲布畫策布每不從宮

因說邈曰今天下分崩雄桀並起君擁十萬之衆當四戰之地

陳留地四面侵敵故謂之四戰之地也撫劍顧眄亦足以爲

人豪而反受制不以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迎之其據兗州觀天下形勢俟時

事變通此亦從橫一時也邈從之遂與弟超及宮等迎布爲兗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之曹操聞而引軍

擊布累戰相持百餘日是時旱蝗少穀百姓相食布移屯山陽二年間操復盡收諸城破布於鉅野布東

奔劉備邈詣袁術求救留超將家屬屯雍丘操圍超數月屠之滅其三族邈未至壽春爲其兵所害時劉

備領徐州居下邳與袁術相拒於淮上術欲引布擊備乃與布書曰術舉兵詣闕未能屠裂董卓將軍誅

卓爲術報耻功一也

董卓殺陳及術兄基等男女二十餘人

昔金元休南至封丘爲曹操所敗

典略曰元休名尙京兆人同郡韋休甫第五文休俱著名

號爲三休尙獻帝初爲兗州刺史東之郡而太祖已臨兗州尙依袁術術僧號欲以尙爲太尉不敢顯言私使諷之術亦不敢置也建安初尙逃還爲術所害也○劉放曰注刺史東之郡案刺史不當言郡蓋是

部將軍伐之令術復明目於遐邇功二也術生年以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憑將軍威

靈得以破備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死生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

斛非唯此止當駱驛復致凡所短長亦唯命布得書大悅卽勒兵襲下邳獲備妻子備敗走海西

郡故屬東海

飢困請降於布布又患術運糧不復至乃具車馬迎備以爲豫州刺史遣屯小沛

高祖本泗水郡屬廣陵

下改泗水爲沛郡小沛即沛縣

布自號徐州牧術懼布爲己害爲子求婚布復許之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以攻備備

求救於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劉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若破備則北連太山吾爲在術園中

不得不救也便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斂兵而止布屯沛城外遣人招備并請靈等與其

靈飲布謂靈曰立德布弟也爲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但喜解鬪耳乃令軍候植載於營門

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

周禮考工記曰爲戟博二寸內倍之胡參之援四之鄭注云援直刃胡其子也小支謂胡也即今之戟傍曲支中者當各解兵

不中可留決鬪布卽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術遣韓盾以僭號

事告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沛相陳珪恐術報布成姻則徐揚合從爲難未已於是往說布曰曹公奉

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共存大計今與袁術結姻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

說趙曰晉

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孫息求見靈公張弩操矢見之謂之曰子欲諫邪孫息

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棋加九雞子於其上公曰吾未嘗見也子爲寡人作之孫息卽正顏色定

志意以棋子置下加雞子其上左右愕息靈公曰危哉孫息曰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復見之息曰九

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用空虛戶口減少吏人叛亡鄰國謀議將興公乃壞臺布

亦素惡術而女已在塗乃追還絕婚執盾送許曹操殺之陳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許會使至拜布

爲左將軍布大喜卽聽登行并令奉章謝恩登見曹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布狼

子野心誠難久養

左傳曰伯石之生也叔向之母視之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

非卿莫究其情僞卽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

子野心誠難久養

左傳曰伯石之生也趨向之也非卿莫究其情僞留增珪初中二千石拜登廣國太

守臨別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陰合部眾以爲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

戟斫机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爲卿所賣耳登不爲動容

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臂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卽爲用

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袁術怒布殺韓胤遣其大將張勳橋蕤等與韓暹楊奉連執步騎數萬七

道攻布布時兵有三千馬四百匹懼其不敵謂陳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爲之奈何珪曰暹奉與術卒

合之師耳

卒音七忽反

謀無素定也

素舊也

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雞執不俱棲

戰國策曰秦惠王謂秦太子曰蘇秦欺敝邑欲以一人之

知反覆山東之君夫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上於樓

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親扶大駕而布手殺董卓俱立

功名當垂竹帛今袁術造逆宜共誅討奈何與賊還來伐布可因今者同力破術爲國除害建功天下此

時不可失也又許破術兵悉以軍資與之暹奉大喜遂共擊勳等於下邳大破之生禽橋蕤餘眾潰走其

所殺傷殫水死者殆盡時太山臧霸等攻破莒城許布財幣以相結而未及送布乃自往求之其督將高

順諫止

英雄記曰順爲人不飲酒不受饋所將七百餘兵號爲千人名陷陣營布後疏順奪順所將兵亦無恨意也

曰將軍威名宣播遠近所畏何求不得而

自行求賂萬一不剋豈不損邪布不從旣至莒霸等不測往意固守拒之無獲而還順爲人清白有威嚴

少言辭將眾整齊每戰必剋布性決易所爲無常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誤

事豈可數乎布知其忠而不能從建安三年布遂復從袁術遣順攻劉備於沛破之曹操遣夏侯惇救備

魏志曰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年二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後從征呂布為流矢傷左目領陳留濟陰太守加建武將軍太祖常同輿載特見親重出入臥內諸將莫之比為順所敗

操乃自將擊布至下邳城下遺布書為陳禍福布欲降而陳宮等自以負罪於操深沮其計而謂布曰曹

公遠來執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眾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

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軍食畢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今

將軍厚公臺不過於曹氏而欲委全城損妻子孤軍遠出乎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為將軍妻哉布乃止而

潛遣人求救於袁術自將千餘騎出戰敗走還保城不敢出術亦不能救曹操灑圍之邈沂泗以灌其城

三月上下離心其將侯成使客牧其名馬而客策之以叛成追客得馬諸將合禮以賀成成分酒肉先入

詣布而言曰蒙將軍威靈得所亡馬諸將齊賀未敢嘗也故先以奉貢布怒曰布禁酒而卿等醢釀為欲

因酒共謀布邪成忿懼乃與諸將共執陳宮高順率其眾降布與麾宋武北征記曰下邳城有三重大城之門周四

里布所守也魏武禽布於白門白門大城之門也酈元水經注曰南門謂之白門魏武禽陳宮於此○劉放曰下邳有三重大城之門案文多之門二字緣下文有大城之門遂致此衍

兵圍之急令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布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

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為坐上客我為降虜細縛

我急獨不可一言邪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

乎操領之

杜預注左傳曰領搖頭也音五感反

布曰備曰大耳兒最叵信

蜀志曰備願自見其耳

操謂陳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

今意何如

劉攽曰案文意當作竟

宮指布曰是子不用宮言以至於此若見從未可量也操又曰奈卿老母何宮曰

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夫以孝理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操復曰奈卿妻子何宮曰宮聞霸王之主不絕人之

祀

左傳曰齊桓公存三亡國

固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爲之泣涕布及宮順皆縊殺之傳首許市

贊曰焉作庸牧以希後福

王莽改益州曰庸部

曷云負荷地墮身逐術既叨貪布亦讎覆